

# 清黨與北伐 (一)

## 萬耀煌回憶錄第二部

萬耀煌

### 威脅武漢赤色政權

民國十六年，國民革命北伐大業出師順利，於攻克武漢，蔣總司令率師東下南京之後，由於共產黨的操縱，汪精衛的野心，以及唐生智的自以為是，不幸發生了寧漢分裂。此時由夏斗寅統率的我們獨立第十四師，正布防於鄂西宜昌一帶，由於我們眼見共產黨的胡作非為，鄉人父老飽受荼毒，於是堅決採取各項反共措施，遏阻共黨兇焰，因而遭受被共黨操縱的武漢「中央黨部」「國民政府」的嫉恨，有扣留夏斗寅師長與解決本師的陰謀意圖。我連電夏師長促歸，夏於四月底回到宜昌，經過審慎的商討後，決定擁護南京，貫徹反共，完成北伐，救鄉救國。

本師終於發表反共通電，自鄂西迂迴移師。我們全師官兵退守崇陽，待機再度出擊，然駐守崇陽十天已大大威脅武漢政權，對全般反共力量影響甚大，此時南京方面態度堅決，湖南紛紛響應，我們決定東行，先對通山咸寧蒲圻凡通武昌之道路通訊概予封鎖，命分遣小部隊在各通

路間遊擊活動，俟本師渡江後經間道向鄂東歸隊。我亦辭去副師長職務，專任旅長。

本師於六月五日開始行動，所經之地曾受共黨禍害之地方人士執共黨禍首亂刀殺死以洩憤，凡遭受共禍之地，都有類似情形。

土地堂紙坊之役，共黨宣傳已擊潰夏斗寅部，夏只贖三百餘人，走入深山為盜，本師前衛第一團的前兵劉銳營長，行動敏捷，初到大冶不過四五百人，當地共黨因受宣傳影響，誤以為乃夏師之全部，因此集合當地糾察隊約二千餘人，佔據下陸車站抵抗，當然經不起一擊，爾後在石灰窰又擊破糾察隊工人二千餘人，當場擊斃四百餘人，生俘一千餘人，經查係煤鐵礦工人，憫其為共黨欺騙，均有家室，遂不予追究。

我抵石灰窰鐵廠時，日本軍艦艦長某少佐來訪，對我們反共極表讚揚，謂日本所有新聞，概以大字在第一版揭載夏斗寅反共宣言及夏軍行動。本師孤軍反共，足見中外均知，雖然明知軍事不會成功，但影響政治甚大。此事除日本人注意外，英美艦船停泊漢上者十餘艘，對共黨作風，

亦深深不滿，其同情夏斗寅不亞於日本人，世界各國均詳細報導此一行動。該艦長最後並說如有對外電訊，他可代發，我立擬一電向蔣總司令報告我軍行動並請以後直接指示。

我在石灰窰獲知第二、六兩軍由九江武穴乘輪西上，一部沿江左岸步行西上。黃州至九江間無正規部隊僅聞英山方面有號稱一師之衆，番號不明。我軍渡江非常順利，師司令部帶特務營前進至蘭溪，此時有呂龍者受共黨欺騙以步槍三四百支千餘人號稱一師盤踞圻水，我恐其為敵所乘，立派潘團馳往六神港警戒，我隨後乘艦到蘭溪，亦赴六神港。因天候炎熱，官兵沿途散漫已極，我到後立命該團各營跑步集合佈防，潘團第一營部隊甫就位置，敵已向我猛攻，我知潘團長誠之力足抵禦，乘此在槍彈下高臥，不予過問。果然該團於夜晚全部進入圻水縣城，此後將呂龍全部殲滅。

### 蔣總司令頒賜新命

鍾芬洲由南京前來，專為送達蔣總司令頒賜

之任命狀，蔣總司令對本師反共宣言及行動非常嘉慰，特任夏斗寅為新編第十軍軍長。本師遂於六月十三日師部少校以上官佐擴大會議時宣佈上

述任命。

國民政府四月十八日在南京正式成立後，即積極清黨，準備北伐，同時外交態度亦趨溫和，表現大國政治風度，一面爭取武漢中委及國府委員赴京合作，不願使寧漢分裂。而武漢情形恰恰相反，宣傳漫罵指南京為反動叛逆，免職通緝之令不絕，而對一般民衆則加緊壓迫，以前是共產黨直接出面，後來由汪精衛、陳公博、詹大悲、李漢俊等出面。

在清黨期間，我北伐第一路何應欽總指揮於五月廿三日克復楊州。第三路李宗仁五月廿一日克復蚌埠固鎮宿州，於六月二日下徐州，敵軍初沿鐵路潰退，因軍紀不良，民團起而截擊，更無法控制，張宗昌遂不得不放棄徐州，其部將桂軍司令馬濟亦死於民團之手。京漢路之北伐軍五月廿七日佔臨潁，乘勝猛追，使敵無喘息機會。我西北軍馮玉祥部已出潼關克復洛陽，擊敗萬福麟，張治公四萬之衆後，於五月十七日佔領孟津過堰師，卅日克復孝義，與第四集團軍唐生智會師克復鄭州，武漢要人譚延闓、汪兆銘、徐謙、顧孟餘、唐生智等聯袂專程赴鄭。張發奎之第四軍及第十一軍克復開封，奉軍號稱最精銳之第三、四方面軍挫敗北奔，至此黃河以南已無敵踪矣。



民族英雄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公巡視長沙，隨侍蔣公戴眼鏡者為湘籍劉共名將何鍵。

綜合各方面情況，我中央黨部國民

政府，因對共產黨關係而有寧漢分裂，但在北伐行動上大致尚能協同。徐州鄭州既克，隴海路可以全部通車。馮玉祥如能洞悉寧漢分裂原因，乘此解決共產黨，則清黨及推進寧漢合作之功首推馮氏，惟此公慣於取巧，企圖利用矛盾，因之寧漢之間不惟不能合作，更將多事矣。

我軍已衝破惡劣環境，集結鄂東皖西，該地並無其他軍隊，僅安慶有王普之第廿七軍駐紮，蔣作賓為安徽省政府主席，劉菊坡（復）任民政廳長，和我均有交誼。九江有金漢鼎之第三軍，態度灰色，非友非敵。我們遵照蔣總司令意旨：一面與敵人保持接觸以掩護南京方面之安全，一面直接接受蔣總司令之命令，因此我們無久停鄂東之必要，決定向東先移英山太湖一帶，如此進可窺武漢，退可入安徽，進退裕如，除電報蔣總司令外，派沈毅夫往安慶與蔣作賓聯絡，沈良夫往武漢坐探情形。部隊雖在不斷行動中，但並未鬆懈，隨時利用機會，實施訓練，我們於廿日移駐英山，鄂東羅田僅留少數警戒。此時遵照蔣總司令之命令成立軍部，編成三個師，我為第一師師長，張森為第二師師長，余延為第三師師長，就職通電已在蘭溪由日本軍艦代發（蒸電），到此補行就職典禮。

### 唐生智派來了說客

聶世驤由漢來英山，攜有唐生智致夏軍長和我的親筆信，謂：過去忙於北伐戰事，對鄂西處理未當，對於我軍行動極具同情，對共黨必有辦

法應付，必令兄等滿意，無論如何不可與蔣合作。聶世馨與我自幼同學，由初等小學而至保定，交誼甚篤，無話不談，他銜命來此，是為我軍前途打算，在漢諸友皆同一心理。尤其唐生智對我私人關係表示特別親切，勸我不要一意孤行，他說：「我與湖北的同學，只武樵（本文作者字武樵）關係最深，過去多次想請他替我幫忙，每遭婉拒，我知道他的性格，總未勉強他，鄂軍我早想交給他指揮，對靈炳（夏斗寅字）則另外安置，他重感情講道義，我不能過拂其意，老實說在我心目中，靈炳份量不如武樵，為什麼武樵不聽我的，這次的事，（按指通電反共威脅武漢政權），我知道是武樵一手幹的，但我決不怪他，且很同情他，我一定達成他的願望，對共產黨我是有辦法的，叫他放心」。又要聶特別告訴我：「我們總算廿幾年的老同學老朋友，並無所謂長官部屬，我們的部隊都是老戰友，經過了多少年患難，才建立了深切的關係，決不可以一時之憤，跟我離開。你與蔣有什麼關係？與蔣的部屬有什麼關係？」要我細細的思想。又說：「我派夏斗寅為軍長，一切補充與何鍵一樣，你們應該滿意了。我是學佛的，武樵也知道，如說誑話，天譴責我，這是誓言，武樵該相信吧！這些話只可向武樵一人講，決不可叫第三人知道，因為世馨與武樵關係深，所以叫他去找武樵，並等他的回信」。我對世馨回答說：「我們反共是為救黨救國救民，是全體官兵一致的意思，我們從沒有對唐總指揮有一言的指摘，對第八軍我們是老戰友，屢次聲明任何時期決不與第八軍作戰，如遇之立即退避。」我分析唐生智之為人

，不可與共事，他的氣度不能成事，他有雄心，保定同學都對他有希望，但無領袖之才、之識、之學、之度。雖有野心，直妄人耳。蔣總司令是國民革命軍的總司令，凡屬革命軍都應隸屬其麾下，講什麼關係不關係。我們過去獨立第十四師是蔣總司令任命的，這次新編第十軍仍是蔣總司令委任的，難道說我們服從蔣總司令是不應該而叛離是應該的嗎？我與唐生智私的關係，我願意保存，他如果服從蔣總司令，公的關係，我們還是他的部下。世馨聽我如此一說，認為我見地絕對正確，自無話說，但囑我不要將唐的話傳出去，並暗示唐下一行動，可能就要東征，請注意，我保證守信不對外人提及此事。

### 當時全國軍事形勢

此時全般大局形勢，對我們清共之役多少有密切關係，概述如下：

譚延闓、汪兆銘到鄭州後派人至潼關迎馮玉祥到鄭州，於六月十二日開聯席會議，隴海以北，京漢以東歸馮軍担任警戒，馮部改編為八個方面軍，以孫良誠、靳雲鵬、方振武、宋哲元、岳維峻、石敬亭、劉郁芬、劉鎮華等八人為方面軍總指揮，馮氏當時據有豫陝甘寧青五省地盤，勢力雄厚，大有繼孫吳之後問鼎中原之勢也。久困於鞏縣兵工廠的吳佩孚，不受奉軍歡迎，自率衛隊赴南陽依于學忠，至此英雄末路，結束了北洋系統之局。

唐生智率第四、第十一、第卅五、第三十六

、四個軍撤回武漢，次一行動不得而知。唐是有領袖慾不甘居人之下的，既接受共黨的擁護，共黨反蔣，利用唐之野心而已，最近因我們與湖南許克祥的反共行動，武漢內部起了變化，共黨稍稍斂跡。第八軍官兵是否亦有反共之意，唐是否接受，屈從部下之意，觀唐生智之行動，似有放棄共黨之意。然無論如何，他的領袖慾是不會變的，那嗎所謂「東征」之事，不久可獲證明，我們自然密電報請蔣總司令鑒察，預作佈置。

繼聶世馨之後，蕭翼如（展舒）先生受劉佐龍之託，來會夏軍長，但仍是唐之意思，只要我們勿從蔣總司令，任何條件都可接受。劉因所部第十五軍已隨李宗仁東下，變成了李的部隊與劉毫不相涉，唐倒蔣，籠絡劉，將湖北之事交劉，故劉願為唐盡力，以翼如先生曾為保定入伍生隊總隊長，夏之幹部全係保定門生，以私情說話，必可動聽。不意我們對蕭私的方面執弟子禮，公的方面決不受其遊說。

### 進軍宿松通電討唐

奉蔣總司令電令本軍開太湖宿松一帶，又接蔣總司令手書，對夏軍長及余等獎勵有加。本軍直隸總司令部，給養補充由總部負責，一切困難均已解決。本軍於六月下旬陸續開太湖宿松，英山仍留蕭勳一團，對鄂東折羅警戒，多派便衣偵探，第三師駐宿松二郎河對黃梅警戒，並向南京總部報備。七月初蕭勳自英山電報謂劉建諸派代表來提出下列條件：（一）唐總司令遷就我軍意旨，

(二)武漢方面擬任夏斗寅爲軍長，(三)汪精衛對政局有辦法，必令滿意，(四)與蔣周旋，虛與委蛇等語。當復劉電表明我軍態度只反對武漢政府，對唐私誼仍在。

軍部會議，以唐執迷不悟，決以行動促其轉變，乃通電討唐，對通電內容，我提出：(一)以勸告方式，動之以感情，說之以利害，請唐放棄祖共的態度，勿中共黨假擁護的陰謀，部下官兵對共黨的憤慨不減於我們。(二)武漢中央黨部國民政府爲共黨所控制把持，對整個革命團體作破壞工作，只要剷除共黨，我們的黨和政府，自然合而爲一。(三)蔣總司令領導北伐不數月長江以南已無敵踪，繼續北伐，徐州已下，凡屬革命軍人，一致擁護，今以一二野心者，或在黨，或在政，或在軍，藉共黨陰謀，想打倒國人共戴之軍事領袖、民族英雄 蔣先生，以遂其個人野心，殊爲國人共棄。(四)請唐下大決心，毅然清共，服從蔣總司令，我們當然仍熱誠，再圖報稱」。經我說明後，大家同意，推李襄平起草文電。

我軍抵達太湖後，太湖會下了八晝夜傾盆大雨，我們動員全體官兵防堵堤潰，水勢太大，終於崩潰，大水汎濫奔流，全城因軍隊全力堵塞，幸免陸沈，然城內低處水深三尺，地方父老對本軍救了全城生命，均深爲感動。

七月中旬武漢情報：楊森部受魯滄平、程潛兩軍壓迫，退入川境，第二、六兩軍佔領宜沙。張發奎之第四軍及第十一軍已抵武穴黃石港。賀對庭師、魏益三之第卅軍由黃安宋埠黃州向羅田英山六安推進。何鍵、劉興各部正積極補充

并征集大量船舶，似有樓船東下之勢。每日情報均由軍部轉報南京總部。

### 官票之災鄂人破產

在共黨把持武漢期間，武漢人民所受損失，無法計算，苛捐雜稅一切重於軍閥時期，股商鉅賈多遭破產，工廠被迫停工，銀行錢莊停止貿易者達七十餘家，最慘者莫如湖北官錢局的官票，禁止使用，宋子文、唐生智將官錢局基金黃金銀元悉數提走，此項鉅量基金，軍閥雖專橫，尙不敢動用，積幾十年全省人民的血汗，均被沒收，三千萬人民無一人不遭受損失，因之商業停止，工廠停工，武漢人民恨唐生智刺骨，武漢政府不倒，唐生智不去，人民難望生存。

漢上來人言，我的至交老友耿仲劍某日爲劉佐龍槍殺，爲之痛哭。

夏斗寅軍長曾往南京一行，請示機宜。朱懷冰代表蔣總司令前來慰問，因之我軍生氣更爲蓬勃，陪朱懷冰到各團營講話。本軍在南京已設辦事處，內子及本軍高級人員眷屬，前因本軍反共，在漢口安全有問題，乃祕密赴滬，現正計劃預備定居南京。

### 共產陰謀又一暴露

張作霖在北京搜查俄使館，捕李大劍，搜出重要文件，內容係指導中共篡奪黨權政權、赤化中國之陰謀詭計，張作霖將此種證據公佈，不但南京國民政府震動，即武漢汪兆銘亦感共黨陰謀

，及在武漢幾月來身受威脅，加以軍隊威有反共意識，汪自不能堅持，但鄧演達、葉挺、賀龍等組織革命行動委員會，非常積極，汪不能制。唐生智因所部反共趨勢形成力量，不能不有所遷就，李松林自漢口來謂唐部不願自相殘殺，又謂革命軍不打革命軍，不爲個人爭權利作犧牲。唐部各軍前在河南作戰，對我軍及許克祥之反共行動並未聞知，回漢後受我軍精神上影響極大，因我軍之決策爲(一)反共救民，(二)除共黨外都是同志，(三)擁護蔣總司令，(四)對湘軍友好如昔，決不與第八軍作戰，(五)許克祥在湖南響應我軍反共，湘軍(即第八軍)均同情許克祥。武漢各界對本軍感情加深，對唐祖共，內心深不以爲然。

武漢方面此時以第二、六、十五軍之一部守備荆宜一帶，警備上游，並爲總預備隊。以第八、卅五、卅六軍東下取蘇皖，以第四、十一、第廿軍齊同在贛之第三軍南取廣東，以便掌握海口，與第三國際取得連絡接濟。卅五軍在武穴孔壩小池口集中，第四、十一軍在九江集中，意圖先取安慶。

南京方面在津浦路之戰爭，因受武漢軍事行動威脅，總司令部決定放棄臨沂之圍，抽兵南下對魯南取守勢，俟上游解決後，再集全力北伐。

### 黃梅之會舌戰老友

八月八日何鍵專差持函謂九日到黃梅，約夏斗寅軍長前往會晤，此與當年蔣劍歐約夏斗寅往梅仙一樣故事，夏推我前往，我義不容辭，但需先確定原則，就是：「我們的立場不變，其他由

我隨機應變」，原則決定，我乃攜隨員起行，距黃梅十五里有兵一連迎候，至黃梅城復有儀隊歡迎，到招待所休息，劉建緒來陪晤何鍵，一如過去在湘時之坦率自然，首先謂唐總司令對我們極關切，過去的事他非常同情，特要他來與夏斗寅見面商談一切，你們偏處一隅，對大局情形恐不了解，故特來將武漢重要決策轉告你們。

(一) 清共問題：上月中旬中央黨政聯席會議決議，制裁共黨，通令各地方清共，鮑羅庭亦已辭退，勒令回國，共黨現已清除，你們目的已達。

(二) 汪主席（精衛）主持黨政是公正廉明的革命政治家，風度和藹可親，不愧為黨國領袖，我們應該竭誠擁護。

(三) 中央黨部國民政府是經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及中央政治會議議決，由廣州遷武漢的，當然全國應當擁護與服從，不應有其他異議的。

(四) 唐總司令領導的軍隊如第二、三、四、六、八各軍，對總司令都是絕對服從的，即李宗仁亦表示親切，可見北伐各軍除第一軍外，無不是擁護武漢中央的。

(五) 李宗仁對唐總司令之親切，從葉翠微來電請你看一看，他的原電謂：「李德鄰決不為個人作戰」，可資證明。

何鍵講了許多話，始終並不問我意見，仍是過去在湘一樣，他並未把我們反共討唐當做一回事，態度親密猶如一家人，最後說：除了接受命令之外，沒有考慮餘地，也不容有任何意見。我見他態度如此自信，也不必多說，僅答以此時不便決定，報告夏軍長後再說。

當晚劉建緒（恢先）、陶廣（思安）來訪，加強何之意思，力量恢復我們在湘時的團結。

劉、陶兩人都說：「我們大家服從唐總司令，擁護武漢政府」，又說：「唐總司令的高級幹部，心腹將領不多，軍隊擴充需要領軍的將領，地方擴充需要政治的省主席，我們自問都追隨他多年，方面之寄，不委我們委何人」。最後劉說：形勢如此，我們東征，可兵不血刃而下南京。我此時以坦白之態度告訴他們說：「我們反共的目的，是反對武漢共產政府，服從蔣總司令。所以這幾個月來，一切教育訓練都是朝這一方向這一目標，我們的行動亦如此。至於武漢分共反共，我此刻才知道，因無事實證明，很難使官兵信服的，但是我們全軍官兵對唐總指揮是敬仰的，對第八軍永遠是好朋友，槍頭決不向我們的好朋友，這是我可以保證的。至於芸樵（何鍵字芸樵）先生和你們兩位所講的一切，我詳細報告軍長，如何決定不是我目前可以答覆的」。

唐生智自有生以來，最感痛心者，莫如夏斗寅之反共，服從南京中央政府與蔣總司令一事，在他心目中，夏算什麼？給他一個師長已了不起，他還能造反嗎？不意夏居然違背了他的意旨，通電起兵，打到了武昌，這是罪大惡極不可恕的，最可恨的是我們擁護蔣總司令，使他難堪已極，當時正在京漢路打仗無暇兼顧，只有虛與委蛇，派人前往羈縻勸說，意圖使夏就範，委夏的部下為兩個混成旅長以化分夏斗寅部，仍未成功，忽然夏部開往鄂東，往皖西，遂不斷派人親筆致書，又派何鍵親自來游說，又以武力威迫，威脅

利誘無不使用。但我們有意志有主張，決不是利害可以動搖的。赴黃梅時想過，歸途中更了解唐生智等的行動，到宿松後先電話告訴夏斗寅先生作行動準備，好在我們已成習慣，命令一到，立刻可以開拔。次日馳回軍部開會，決定堅持反唐，並電呈蔣總司令，推我為代表赴南京。

### 徐州失守北伐頓挫

我離太湖先到安慶與蔣作賓先生談晤何鍵經過及其軍事準備，以安慶為第一目標。我說何鍵要我解決王普，我們不會幹的，但王普情形如何，我想與他面談。蔣作賓謂恐怕何鍵要王普解決你們，坐收漁人之利。我說：所以我要與王普打開窗子說亮話。蔣作賓介紹王普與我見面，我坦白告訴王普，我們奉蔣總司令命令行動，如敵壓迫即退安慶，我軍後方亦移安慶，我兩軍聯合起來力量不弱，進可以戰，退可以保安慶。他很同意。我同王普談話兼考察他的性格似膽識俱差，不是有為，但我們不可不加戒備。蔣作賓謂此人殊不可靠，他是皖系軍閥嫡系倪嗣冲的女婿，根本是反對革命的，因孫傳芳戰敗故向革命軍投誠，今日孫與張宗昌攻陷徐州以後，長驅南下，蚌埠、懷遠前日電報不通，恐已失陷。卅三軍張克瑤已退到合肥。運河方面情形亦陷於不利，清江浦已不守，大軍退揚州。王普受孫唐兩方面脅制誘惑，可靠與否殊成問題。余當即以蔣作賓所談王普情形報告軍部，建議我們的行動要對兩方面戒備，不動則已，一動則需迅速而出其不意，必可化險為夷。